

盲目上大學：盲目教育政策下的後果 信報 2015 年 3 月 16 日

香港的中學畢業生只有約 18% 得以直接升入政府資助的四年制大學，此一數字與任何一個已開發的國家或地區相較，都算偏少。有人說，隨著香港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（未必表示中學生人數一定減少，因為還有許多影響人口的不確定因素，有待探討），此一比例正無形中上升。殊不知，雖然政府在大學裏提供相當數量的大三名額（senior positions）給二年制社區學院的畢業生，即使 18% 的四年制大學的入讀率再翻一倍，並不為多。

近年暑假，香港有中學畢業生因為考不上大學，自殺身亡。雖然上不了大學，當事人日後的出路有可能更寬廣，當今未上大學而成大業的中外人士實在不勝枚舉，何至於走上輕生一途？「盲目以為上大學是死亡之外的唯一出路」，只為了「上大學而上大學」，社會上忽視實質上的學習，而過度看重「學位」尤其是虛幻的「名牌學位」，真是大大錯誤又害死人的論調！

不常態的專業選擇

與此類似的怪現象還包括，近年來，中學畢業生，其特優者全無以理工為首選專業，這與 3、40 年前的香港大不相同。成績出眾的中學生，棄個人興趣與專長，以考試高低分數衡量個人出路，幾無例外的往醫、法、商科靠攏，如此不常態的選科分佈在世界其他地區相當罕見。行行出狀元，且不說根據近年美國就業市場的調查，理工學科畢業生將是未來就業市場的主力，那麼為什麼擁有世界最高智商的香港人，竟然顯示出如此偏差的現象？誰又該為此偏差負責？

科學救世是通俗的講法。其實並非科學救世，技術創新才真能改變社會。科學轉變為技術，是一個過程；知識轉變為技能，同樣也需要一個過程。由於社會常宣講空泛的大道理，講多了又未必遵守，何況教育體系單方面的知識傳授，不重活用，不重研究，以至學生畢業後無法迅速為香港的大環境創新創業增值。

美國從小學起就注意培養學生實幹的動手以及邏輯分析的能力。大學重視學生「知行合一」的業界實習經驗（projects, internship），在嚴格的品質要求之下，平均僅約 50% 的大學生得以畢業，因此即使普通的美國大學，其畢業生含金量高，可獨當一面，上任即上手（hit and run）。

日本大學生求學時未必好好學習，就職後才靠企業專業培訓。索尼（Sony）的總裁曾經告訴我，日本企業主流的「終身雇用制」，為聘用的大學畢業生投入大量資源，嚴格培訓他們成為專職（tailored made）員工，企業並不希望大學「自以為」懂得企業界要什麼樣的人才，以免把學生導致錯誤的方向，難以為個別企業服務。美日教育各有特色，各有所長。

香港社會，特重學位，非美又非日。為了疏導進不了大學的中學畢業生就學之路，政府曾經大量設立二年制的社區學院，以為緩衝。經過這幾年，大家了解，由於可供銜接的學位有限，當初為了救一時之急而設立的社區學院，其畢業生無法全數為四年制的大學接手。

社區學院學生較成熟，也懂得珍惜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，因此畢業後若是得以順利進入四年制大學，則表現優秀，日後成為社會中堅。否則，因為社區學院過度給予學生「通識教育」，學生未得一技之長，讀畢兩年若是不能進入四年制大學，必然手足無措；據了解，他們是最不快樂，也最失落的一個層級。如此這般，既浪費了社會資源，又耽誤了個人的才華與兩年的時差。不理想的教育制度使得社區學院成了阻礙社會創新的一個難題，當非始料所及。

缺乏教育政策

我於 2011 年底訪問倫敦帝國學院（Imperial College）校長 Keith O’Nions。依他所言以及果然如其所言，英國更新高教，簡化行政手續，強調研究，以受教者付費的原則調高學費，向美式高教靠近。2009 年訪問法蘭西學院（Collège de France），得知法國也師法美制，更新大學運作。如今法國整編學校，提高大學的功能性（functionality）與功效性（efficiency）。除了表面上 3 改 4 之外，香港的高教，沿襲舊日英式管理，未必檢討那些由於思慮不周詳而造成的後遺症；制式高教，行政繁瑣，利益糾結，缺乏方向感，再加上不能疏導本文所指出的社會現象，無疑地「歎我貧兼病，當渠雪上霜」。

九七之前，香港得利於大陸與國際變動的歷史、政治因素，百年來左右逢源，是個自絕於外力衝擊的福地。缺乏基本生活資源的香港，食衣住行育樂有幸不缺，既無國防問題也不必擔負國防經費，非但無人覬覦，反而受到各方有形無形的關照。作為四小龍之首的香港，起步早於台、韓、新加坡，因為政經地理位置的特殊性，社會的繁華不可謂與此無關。與其他的英屬殖民地一樣，香港沒有自己擬定的教育政策，不曾考慮教育生根，不須要創新，不懂得創新，也不鼓勵創新。

九七之後，以往依賴甚巨的保護傘褪去，食衣住行育樂依舊保證不缺，國防經費轉由大陸接手，港人因而節省下巨額花費，遠較世界絕大部分的國家地區幸運。過去的英國管治，不曾給港人獨立思考扮演社會公民角色的機會。如今的一國兩制把港人推上教育自主的方向盤。如此的自由度，讓香港像是草原上鬆了繮繩的馬匹，在新苗未長、蕭規曹隨的殖民地色彩未褪之下，春風不改舊時波，對於眼前競爭激烈的高教茫然失色，空喊著「國際化」的口號，依然不了解社會為什麼要創新。

教育政策的創新需要專家帶頭思考：盲目上大學是個問題，而未能提供未上大學的學生一技之長也是個問題，其實這些都是盲目教育政策下造成的後果。